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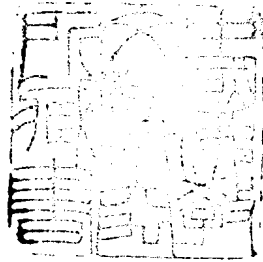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③
主編 張曼濤

中國佛教通史論述

大華文化出版社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③
主編 張曼濤

中國佛教通史論述



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³⁹
第四輯 九

中國佛教通史論述

全書（壹百冊）定價：新台幣三萬六千元
美金一〇〇〇元

主編：張 曼 清

編輯者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

實印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

發行人：張 曼 清

出版者：大 乘 文 化 出 版 社

地 址：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

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

電 話：七 一 一 六 六 八 三

郵政劃撥：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初版

版權 所有 翻 印 必 究

如有缺頁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，請寄回掛號。

編輯旨趣

一、透過佛教通史的論述，把握佛教發展史上的全體面貌，這當是一必然的步驟和方法。中國佛教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，以兩千年的歷史發展，而欲求其有一輪廓的了解，若無通盤性的瞻顧與論述，實無法一一獲得清晰。特別是歷史上的起伏現象，與朝代的轉遞銜接，如不高瞻遠矚，通體察覽，則幾無法知其盛衰隆替，宗演流風。一代時教於中華歷史，究有若何價值，亦幾無法深知。本叢刊「佛教史專集」八冊之出，亦即著意於此，但專集之八冊，都以斷代分編為主，每一冊即每一代或數代合為一單元，未能容納通史性之篇章，為補救此一缺陷，乃另集此編問世。

二、通史性之論述，易撰亦可謂難撰，蓋無博識與通體史知，實難以撰出佳篇，我國史學界對佛教史有深造詣者，實難覓得多人，教界本身某些人士對教史雖大致有若干認識，然嚴謹與透澈又多不足。在質量俱缺之下，我們乃不得不勉強從著重問題，並又不失其為通史性之論述

者入手，經多方之收羅，終已獲得如此之成績——本集之十三篇。雖非篇篇俱是一流佳構，但在我國史壇上言，本集已爲此一專門史界提供一最佳水準。特別是陳垣、印順、石峻等論文，實爲現代佛教史界中難得之佳篇也。

三、「中國佛教小史」，原擬選入李翼庭的「中國佛教史略」，李灼翊的「中國佛教略史」，但因原文的難以入手，只好以陸覺此一短篇代之，作爲書前的序說。印順法師的「中國佛教史略」雖題爲「中國佛教史」，實際是以魏晉南北朝一代的佛學史爲主，且此文極有見地，爲人所未言者甚多。至於「美國佛學界之中國佛教史觀」、「歷代僧官制度考」，均爲我國史學界向所缺少和注意之史料也。

中國佛教通史論述 目錄

中國佛教小史·····	陸	覺·····	一
佛教能傳佈中國的原因·····	陳	垣·····	七
中國佛教之傳譯及其教義之變遷論·····	劉	玉子·····	一九
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·····	梁	啓超·····	二三
中國佛教史略·····	印	順·····	四一
中國佛教史泛論·····	太	虛·····	一〇九
中國佛教史話·····	渠	中·····	一一九
美國佛學界之中國佛教史觀·····	宜	達爾斯·····	一三一
泛論中國佛教制度·····	僧	政·····	一七五
略述中國佛教的教難·····	龍	慧·····	一八三

中國佛教通史論述

二

歷代僧官制度考	賀光中	一九三
中國佛教建築簡史	黃寶瑜	三〇一
論玄奘留學印度與有關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些問題	石峻	三五五

中國佛教小史

陸 覺

一、印度佛教之小史

中國之佛教，即印度傳入之佛教也。故欲說中國之佛教，必先說印度之佛教。印度之佛教，俱小乘，大乘略現一二萌芽。大乘佛教，傳至中國乃益顯揚，其不同之點，如此而已。

印度當時之宗教大概可分九十餘派，而以婆羅門教爲根極。此教視一切衆生分爲四種階級，創以神怪之說，以宰制國人：（一）婆羅門。謂彼等由大梵天王口中生，故能護法，便盡己職。（二）刹帝利。爲大梵天王臂中生，故能護國，即爲彼之職任。（三）毗舍。爲大梵天王腿下生，故必勞動工作，而後得生。（四）首陀。爲大梵天王脚底生，故只能作以上三者之奴僕。種種階級，分別甚嚴，不得稍有踰越。釋尊見一之衆生，限於階級之苦，又見衆生皆不能免生老病死諸慘態，乃捨去一切，入山修道，凡十有一年，澈然大悟。即以所得，顯應十方，現身說法。又

四十九年，乃歸涅槃。其設教以化導衆生，明心見性爲主旨，以得無上正等正覺爲依歸，所謂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是也。當時佛說俱隨衆生性根之利鈍，而說種種法，並無何等記述，亦無何等底本。迨佛滅度後，應社會之潮流，隨思想之變遷，各據一部分，以爲中心，而自張其說。弟子大迦葉，乃在王舍城搜集佛說，聚五百羅漢，參與其事。阿難隨釋尊久，說經部。優婆離精於律藏，說律部。復經大衆評訂，一一記錄，是爲整理佛說之第一次。——中國周敬王時——其後百餘年，開第二次大會於毗首羅，到會者七百人，又作一度之修改。——中國周安王時——其後又百餘年，阿育王又開大會於華子城，到會者逾千人，佛教在印度，至此可謂極盛時代矣！——中國秦始皇時——其後印度又有火教之盛行，佛教因此漸衰，迦膩色迦王乃開第四次大會，改巴利語之經典爲梵語之經典。梵語者，當時印度之土語也。經如是之修改，學佛者便利多矣！並以所定，刻諸銅牒，使經文不致有改變，於是佛教之眞義乃大定。

二、佛教之傳入中國及中國大乘佛教之發展

當東漢明帝時，帝夜夢金人，飛行於殿間。問之羣臣，傅毅以佛對，乃遣郎中蔡愔使天竺，寫浮屠遺範，偕沙門攝摩騰、竺法蘭以白馬負經東還，建白馬寺於洛陽，是爲佛經傳入中國之始。——在印度佛教第四次大會後，故經文俱可靠者——但所傳入者，多小乘，而無大乘。及姚秦

弘始三年，鳩摩羅什入中國，傳三論宗，譯法華經，爲大乘佛教入中國之嚆矢。其後佛馱跋陀羅譯六十華嚴，曇無讖譯大涅槃經，達摩大師傳禪宗，善無畏三藏傳真言宗；吾國之天台大師復開天台法華宗，善導大師復開淨土宗，窺基大師復開法相宗，賢首大師復開華嚴宗，於是中國之大乘佛教，先後爭輝，遂徧滿於國中矣！

三、中國佛教之興衰

中國佛教，自東漢明帝時傳入後，惟許西域僧傳教，而未許本國人爲僧。及魏曹丕時，方弛其禁，於是本國之高僧輩出，而西域僧侶來中土建寺譯經者亦日衆，佛教之流行益廣矣！及晉時，人民之心理，承東漢三國之後，頗崇佛教。西晉時，印度僧竺叔蘭來長安。東晉時，佛圖澄又踵至，於是佛教之勢益張。前秦之苻堅，後趙之石勒，皆尊信之。及南北朝，西域僧之來者日夥，梁武帝信之尤篤，曾三捨身於同泰寺。江南之寺院，多至四百八十，其盛可知矣！北朝則初信佛教，及寇謙之以道術見知於後魏太武帝，遂改崇道教，焚佛像經典，坑殺僧徒。文成帝時，始解其禁，佛教之勢復振。孝文帝時，益重視之。孝明帝時，更遣僧使西域，得佛經歸，佛教益普行。至北周武帝時，復禁之，然佛教之基已固無害矣！唐高祖時，因僧尼不守戒，命有司沙汰之。太宗初，亦禁私度爲僧，及玄奘發長安，經西域遊五印度，歷十餘年，得經六百五十部而歸，

太宗嘉之，留居宮禁，譯經千三百八十卷，佛教乃復盛。高宗時，僧義淨又航南海入印度，歷二十五年，得經四百部。玄宗時，印度僧善無畏、金剛智、不空相率至唐，時稱開元三大士。儒臣如顏真卿、王維等，亦多信之，故其勢日隆，而信教者亦漸分宗派。其最著者有八：律宗、三論宗、淨土宗、禪宗、天台宗、真言宗、法相宗、華嚴宗。宗派既分，研究益進。史載唐代之佛學，與先秦之諸子、宋明之理學並稱，可想見其大概矣！至武宗時，因信道之故，遂抑佛教，毀寺院四萬，令僧尼還俗，佛教乃大衰。釋家嘗以後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與唐之武宗，並稱爲三武之厄。及宣宗立，解禁令，復信之。然唐室旋衰，故佛教亦不振。北宋太祖時，解後周私度僧尼之禁，造佛像，刊大藏經，遣高僧百餘人至印度求經，佛教遂盛。太宗時，又令西域僧侶廣譯經典。眞宗時，僧尼之數多至四十六萬，而以禪宗爲最多。當時文學之士，恆喜與僧侶相周旋，故禪學傳播益廣。徽宗時，改崇道教，未幾旋復其舊。南宋時，社會精研理學，又因國用匱乏，敕僧尼納資，或發賣僧尼度牒，以充軍費，而佛教遂衰。元起自蒙古，向奉佛教，世祖時以西藏喇嘛僧八思巴爲帝師，命造蒙古文字，故佛教極盛。當時與此並行者，有道教。憲宗時，使道佛二家互辯，道家不勝，於是毀道經，道乃日衰。明太祖時，太祖極崇佛教，選高僧以侍諸王。成祖時，令南北兩京刊行大藏。武宗信佛尤篤，自號大慶法王。及世宗時，重道斥佛，毀京師諸寺院，佛教遂不振。及抵清代，佛教更一蹶不振矣！因當時中國之宗教，除道佛二家外，復有耶

教極盛行，原夫耶教之傳入中國，在明代末年，教士利瑪竇等築天主堂於上海，名臣徐光啓等信之，故南方之耶教勢力漸盛。耶教徒率精科學，明廷用之，使司天文曆法，成績甚著，而信其教者乃益多。及清初復用教士司欽天監曆法，故其教徒之來者日夥。自通商以後，各省教堂林立。德宗初，羅馬耶教總會議決，中國全境之宣教處，畫分五區，多爲慈善事業，故信徒益衆。及庚子戰爭後，其勢乃有不可與之相抗者矣！及抵近年，人民漸知耶教哲理不及佛教者萬一，於是漸有回向佛教之勢。觀邇者佛書流通之廣，抑可覘其大概矣！

佛教能傳佈中國的原因

陳垣

佛教入中國一千八百餘年，今日雖極衰落，然昔曾深入社會中心，佛教何以能得此，佛家說是佛力廣大，有人說是帝王提倡，據我觀察，有三種原因：

- 一、能利用文學；
 - 二、能利用美術；
 - 三、能利用園林。
- 而帝王提倡却在內，因帝王有提倡的，也有毀佛的。

一

今先言「文學」，文學是與士大夫接近的唯一工具，最能窺透這意思的就是唐朝詩人白樂天居易，他有題宗上人十韻，大意說：

如來說偈讚，菩薩著論讚。是故宗律師，以詩爲佛事。
欲使第一流，皆知不二義。從容恣語言，飄渺離文字。
旁延邦國彥，上達王公貴。先以詩句牽，後令入佛智。
人多愛詩句，我獨知師意。不似休上人，空多碧雲思。

借詩來交結士大夫，實中國佛家的秘訣，五代時詩僧齊已有一首戒小師詩，說：

不肯吟詩不聽經，禪宗異岳懶遊行。

他年白首當人問，將底言談對後生。

以吟詩與聽經並列，其重要可想，宋姑蘇景德寺雲法師撰務學十門，其第六門曰：

不學詩無以言。

並注云：

雖不近乎雙俗，而可接於清才。

其意亦是借詩來交結清才。

佛家既有此風氣，故自晉以來，歷代能詩之僧，不可勝數，雖綺語有戒，然詩僧日多，名家詩集，不斷見有贈某上人、贈某師的詩，而詩句中與僧交際的話，亦不斷寫出，如：

白居易詩 洛陽城西塵土紅，伴僧閑坐竹泉東。

唐杜牧詩 夜深溪館留僧話，風定蘇潭看月生。

唐韋莊詩 十畝野塘留客釣，一軒春雨對僧棋。

宋王禹偁詩 雨屐送僧莎徑滑，夜棋留客竹齋寒。

當時不一定真係與僧往來，但欲表示閑適，把僧來做詩料，就覺得有幾分閑適：

唐鄭谷詩 琴有澗風聲轉澹，詩無僧字格還卑。

以僧字之有無，定詩格之高卑，至爲可笑，但以僧寺等字入詩，實六朝以來詩家風氣，試舉人所常誦的：

唐賈島詩 鳥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。

宋蘇軾詩 焦山何有有修竹，採薪汲水僧兩三。

和尚敲門汲水，是極尋常的事，何日無之，然一入詩人手裏，便成佳話，假定把僧字換作神父，何嘗不可，但總覺得生硬。又：

唐張繼詩 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

唐元稹詩 何時最是思君處，月入斜窻曉寺鐘。

宋蘇軾詩 官舍度秋驚歲晚，寺樓見雪與誰登。

天主堂何嘗無鐘，何嘗無樓，若把寺鐘換作天主堂鐘，寺樓換作天主堂樓，又何嘗不可。然總覺

得不償，這因爲少人用的緣故。

又況文學一道，最重情感，不單是嵌入幾個字面就算了事，必要做到天主堂的鐘聲，能令人聞而生感；天主堂的高樓，能令人見而生愛，才算是深入人心。上述的詩，似乎可以到此地步，是爲佛教能傳播中國的第一原因。

一一

第二是「美術」，愛美爲人類的天性，故美術亦爲傳教一大工具，但中國人的美術，第一就是「書」，第二就是「畫」，書與畫並稱，係中國及日本人的特色，六朝以來，高僧能書能畫的甚多。如：陳之智永，隋之智果，唐之懷仁、懷素，宋之夢瑛等，皆爲有名的書家。晉之慧遠、五代貫休、宋之巨然，皆爲有名的畫家。

其他能書能畫的，翻開書史及畫傳一看，殆無代無之，若中國天主教之神父修士，如郎世甯、艾啓蒙等，亦曾以畫著名，但能畫兼能書的，恐怕除康熙朝吳漁山歷外，未聽見有第二人。

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，第五門曰：

不工書無以傳。

鄭樵校讐略論收書之多，謂嘗見浮屠慧邃，收古人簡牘，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，凡是名臣及